

# 目录

总主编的话 .....	i
前言 .....	vii

<b>第一章 中医药文化的定义、渊源与发展</b> .....	<b>1</b>
---------------------------------	----------

---

1.1 中医药文化的定义 .....	2
1.2 中医药文化的渊源 .....	5
1.2.1 哲学基础:《周易》《道德经》的思想传承 .....	5
1.2.2 历史文献借鉴的启迪:《尚书》的智慧之光 .....	14
1.2.3 医学之宗:《黄帝内经》的奠基作用 .....	16
1.2.4 经典传世:《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与《本草纲目》 .....	24
1.3 中医药文化发展阶段概述 .....	35
1.3.1 起始阶段(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理论 奠基 .....	35
1.3.2 发展阶段(晋、隋、唐时期)的成熟完善 .....	36
1.3.3 流派争鸣阶段(宋、金、元时期)的繁荣 发展 .....	37
1.3.4 融会贯通阶段(明清时期)的高度融合 .....	38
1.3.5 衰退与复兴阶段(近现代)的转型与崛起 .....	39
1.4 小结 .....	41

**第二章 中医药文化译介与研究现状** 43

2.1	中医药文化译介概述	44
2.1.1	中医药文化在西方的译介历史	45
2.1.2	中医药文化东传的译介发展	55
2.1.3	中医药文化北传的译介发展	57
2.1.4	中医药文化译介的跨文化挑战	60
2.2	中医药文化译介研究综述	80
2.2.1	国外学者对中医药文化译介的研究	81
2.2.2	国内学者对中医药文化译介的研究	88
2.2.3	中医药文化译介研究的综合评述	92
2.3	小结	94

**第三章 中医药文化译介研究的核心与重点** 96

3.1	文化负载词：中医药文化译介研究的核心问题	96
3.1.1	“气”的内涵解读与英译策略	98
3.1.2	“阴”“阳”的内涵解读与英译策略	103
3.2	中医药文化译介研究的重点问题	110
3.2.1	文化内涵挖掘与中西医文化对比	111
3.2.2	术语翻译标准化	116
3.2.3	译介研究复合型人才培养	118
3.3	小结	121

**第四章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研究** 123

4.1	全球视野下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现状	123
4.2	中医药文化的跨文化接受度研究	126
4.2.1	海外受众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度	128

4.2.2	外国媒体以及大众对中医药文化的接受度···	130
4.3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的跨文化适应困境·····	134
4.3.1	中西文化差异与中医药文化认知·····	134
4.3.2	医疗制度统筹与中医药文化传播·····	136
4.3.3	中医师承赓续与中医药文化传承·····	137
4.4	创新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路径·····	139
4.4.1	中医药文化术语标准化翻译建设·····	140
4.4.2	国际舆情监控与文化形象维护·····	141
4.4.3	智能翻译与数字传播的应用场景·····	142
4.5	小结·····	145
<b>第五章 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多元渠道构建</b>		<b>147</b>
<hr/>		
5.1	国际展览驱动的文化传播实体·····	148
5.1.1	企业参展的文化推介实践·····	151
5.1.2	展览活动具象传递中医药文化·····	155
5.2	中医药海外研究中心协同网络建设·····	161
5.2.1	中医药海外中心与产学研机构·····	164
5.2.2	产学研机构对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作用及实践 挑战·····	171
5.3	视听传播工程的跨文化适配·····	178
5.3.1	中外合作编制的中医药文化图书·····	179
5.3.2	中医药文化影音媒体·····	186
5.4	数字化赋能中医药文化传播新生态·····	196
5.5	小结·····	201
<b>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b>		<b>204</b>
<hr/>		
<b>参考文献</b> ·····		<b>211</b>



# 中医药文化的定义、渊源 与发展

英国文化学家泰勒 (E. B. Tylor) 率先在科学意义上为“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 (Tylor 1871: 1)。而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 (Mark Moiseevich Rozentali) 和尤金 (Pavel Fiodorovich Yudin) 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Rozentali & Yudin 1955: 54)。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 (Alfred Louis Kroeber) 认为，文化包括语言、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宴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生产的各种物质成就 (Kroeber 1952: 34)。

文化不仅是个体和群体表达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载体。通过文化，人类能够传承知识、表达情感、构建身份，并影响和塑造社会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亦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种医疗实践，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自然的独特理解。中医药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之一，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结晶，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将中医药文化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在 2015 年 12 月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sup>1</sup> 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医药文化独特地位的官方定调，也是对中医药文化在中华文明中重要价值的高度认可和凝练。

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根植于《周易》《尚书》《道德经》《黄帝内经》等中华经典著作。这些典籍不仅为中医药理论构建提供了思辨的哲学基础（如《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德经》的“道法自然”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实践模式。这些经典著作共同为中医药奠定了兼具哲学深度与临床实用性的理论基础，为其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 1.1 中医药文化的定义

“中医”一词的文字记载最早可追溯至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该书收录“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医学文献。其中，“经

---

1 参考中国中医药网文章《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

方”类文献中提到“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处“中医”的含义存在两种解读：一是指中等水平的医生，意思是若患病后不盲目治疗，有时反而能因“误治”较少而获得中等水平医生的常规疗效（体现古代对过度医疗的反思）；二是与“中国医学”相关（付璐等 2022：195）。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一《论诊候》中也有相关表述，“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孙思邈将疾病分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对应“上医”“中医”“下医”的三个水平，强调上医能够在疾病未发之时及早发现端倪并进行干预，防微杜渐（付璐等 2022：195）。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确立“中医”为正式学科名称，并推动中西医结合发展。这一演变过程既体现了中国医学自身的历史延续性，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中对本土医学的重新界定。如今，“中医”已成为涵盖理论、临床、文化的完整医学体系的代名词。人们也称从事中医医疗工作的人员为“中医”。“中医”在现代社会语境下是指区别于“西医”的学科名称和从事中医医疗实践人员的职业名称（董竞成 2018：62）。而现代人大多认为中医，即中国传统医学或中国传统医药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独特医学体系，兼具文化传承与临床实践价值，其理论体系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以整体观念为核心指导思想，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通过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机制阐释人体生命活动，并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色（孙可兴 2021：74）。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凭借其系统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历史发展中为防治疾病、维护民众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是中國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柱。

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认识和使用的药物，是中国传统药物的总称。历代本草典籍和文献记录了中华民族对中药的认识与运

用的智慧，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反映了早期药物探索实践。近代以来，中药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系统研究中药的基本理论、来源、采制、性能、功效及临床应用，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中医药文化的定义一直存在模糊之处。2005年第八届全国中医药文化研讨会首次明确了其初步定义：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张其成等2009）。该定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并在后续研究中不断深化。总体而言，中医药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复合系统，包含认知体系、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实践经验四个主要维度。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中医药文化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整体性特征鲜明，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其二，强调预防为主的健康理念，与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相契合；其三，蕴含生态智慧，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四，实践导向显著，数千年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张其成2017：3）。

中医药文化是围绕中医药学形成的理论、知识、实践及文化传统的总和，既包含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和应用价值，也承载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整体观、“人为本”“治未病”的生命观、“调和致中”“动态平衡”的和谐观以及“大医精诚”“医乃仁术”的伦理观等。其内容涵盖阴阳五行、藏象经络、气血运行等基础理论，中药的性味、功效等知识体系，并衍生出相关生活方式、健康理念、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吉文辉2009；殷忠勇2019）。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

断提升。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中首次将传统医学纳入其中，标志着中医药文化得到了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这意味着中医药文化可以为世界人民的健康贡献力量，也意味着中医药文化需要更通俗易懂地进入世界人民生活中。然而，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传播仍面临文化差异、术语标准化程度不足等挑战。因此，深入理解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并进行准确翻译以及构建科学的传播体系，对推动中医药文化全球化、服务人类卫生健康至关重要。

## 1.2 中医药文化的渊源

中医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其来源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医学实践和社会习俗。主要来源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经典医药文献以及长期医学实践等。大体上说，中医药文化的理论体系首次系统阐述于《黄帝内经》，并在《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经典著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 1.2.1 哲学基础：《周易》《道德经》的思想传承

中医药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易学、道学、儒学和阴阳五行学说。易学强调变化和整体观，道学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儒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医药文化的哲学基础。《周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哲学典籍之一，被后世尊为“群经之首”，其阴阳辩证思想与象数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从先秦哲学到中医理论，诸多领域均可见《周易》思

想的渗透。《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奠基性著作，其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对中国传统哲学、政治伦理及中医理论等均具有深远影响。《周易》与《道德经》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经典，共同奠定了中医药文化的理论基础，其中“天人合一”思想尤为关键。这一思想不仅构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哲学根基，还深刻影响了中医的临床实践和养生观念。

#### 1.2.1.1 《周易》与中医学术思想

《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构成：《易经》最初被认为是一部占筮书，呈现六十四卦的卦爻象和卦爻辞，分上下两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以符号系统与简短卜辞呈现古代占卜经验；《易传》是对《易经》的哲学阐释，包括《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十篇（合称“十翼”），将占筮文本提升为宇宙运行规律的辩证体系。

《周易》认为天地万物一直处于永不停息的状态中。这种规律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属性。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指出“易”有三种含义，即变易、不易、简易。变易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基本规律，是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变化的结果，宇宙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李永亮 2012：10）。不易强调变易中永恒不变的本质，即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本身具有稳定性和恒常性。简易指阴阳对立统一、消长变化规律的简明性和非神秘性（同上：10）。变易体现“气”的动态变化，不易体现“理”的恒常性，简易体现“用”的神妙。

《周易》是一部以阴阳二元论为核心的辩证法哲学著作，系统阐述了事物的运行规律。其内容博大精深，被誉为中华文化的源头，对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谢佩

洪、魏农建 2012)。汉代将其尊为“六经之首”，东汉后虽经学体系不断扩展为七经、九经、十二经乃至十三经，但从唐代开始，《周易》始终居于群经之首，成为统率性经典（康学伟 2021）。在长达两千余年的经学时代，其学术核心地位未曾动摇，对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发展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王利平 2010）。

中医学与《周易》关系紧密，《周易》的哲学思想是中医药理论的重要基础。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二是阴阳学说的辩证思维，三是藏象学说的取象思维。这些思想共同塑造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框架与实践体系。

### 1)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天人合一”是《周易》乃至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重要概念。天、地、人“三才”是《周易》的基本范畴，如“☰”（乾）、“☷”（坤）等八卦由最基本的“—”（阳爻）和“--”（阴爻）组成，每一卦三个爻称“三画卦”，其中上爻象征天，下爻象征地，中爻象征人。“六画卦”由六爻构成，自下而上依次称“初”“二”“三”“四”“五”“上”，其中初、二两爻为下象征地，三、四两爻为中象征人，五、上两爻为上象征天。三画卦与六画卦均以三才为结构基础，故《周易·系辞下》云：“《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三才论体现的天人合一观，源于其“法天地”的核心思想。《周易》首倡“易与天地准”，主张人应“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通晓“幽明之故”与生命“死生之说”。

中医学受《周易》“三才之道”的影响，认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与天地自然相互保持密切联系。中医学的天人观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同源、同构、同道的关系：(1) 天人同源。天人同源思想

揭示了人类生命的本质。《素问·宝命全形论》言“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形象地说明了人类生命是天地阴阳二气交融的产物。这种观点与现代科学关于生命起源的认识不谋而合——人体所需的碳、氢、氧等基本元素都来源于自然界。此外，人类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也来自自然界。正如《素问·六节藏象论》言：“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人体通过呼吸“五气”、摄取“五味”来维持生命活动，这实际上反映了人体与自然界之间持续的物质能量交换过程。用现代语言解释，这相当于人体的新陈代谢系统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2) 天人同构。天人同构思想体现了中医对人体结构的独特认知。《灵枢·邪客》言：“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灵枢·邪客》中列举的人体与天地的对应关系，看似充满想象力，实则蕴含着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例如，“天有日月，人有两目”的比喻，不仅说明了视觉器官的重要性，更暗示了人体感知系统与自然界信息接收的对应关系。这种以小见大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全息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现代科学发现的人体细胞包含全部遗传信息一样，中医认为人体是宇宙的缩影，这种认知方式为整体诊疗提供了理论基础。(3) 天人同道。天人同道思想指导着中医的诊疗实践。中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界万物都具有相同的阴阳消长和五行生克规律，因此自然界的变化会对人体的生命活动产生影响，治疗疾病也应当遵循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变化。《素问·脉要精微论》中有关于脉象随四时变化的论述：“万物之外，六合之内，天地之变，阴阳之应，彼春之暖，为夏之

暑，彼秋之忿，为冬之怒。四变之动，脉与之上下，以春应中规，夏应中矩，秋应中衡，冬应中权”，生动地说明了人体生理活动与自然节律的同步性。这类似于现代医学研究的生物节律理论，但中医更强调主动顺应自然规律来调节身体。例如，春季阳气升发时注重疏肝理气，夏季炎热时重视清热解暑，这种因时制宜治疗原则体现了中医对自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

## 2) 阴阳学说的辩证思维

“天人合一”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旋律，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身与心之间的三层紧密关系。这三层关系皆渗透着阴阳之理，自然界中天地对应阳阴，人类社会中女性和男性体现阴阳，乃至个体内部的刚柔也反映着阴阳的交互。阴阳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和谐，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周易》所蕴含的阴阳和谐思维，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受“天人合一”思想深刻影响而形成的。

《周易》中的阴爻与阳爻所象征的阴阳关系，以及卦象内所蕴含的阴阳哲理，为中医阴阳学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易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阴阳的概念，但其卦象中的阴爻和阳爻已然蕴含了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易传》系统化地提出阴阳的概念，《系辞》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表明阴阳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周易》中的阴爻与阳爻深刻展现了阴阳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以及它们之间的消长与转化关系。中医学充分汲取《周易》阴阳理论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和发展了阴阳哲学。因此，《周易》中的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周易》通过阴爻与阳爻的符号系统，揭示了宇宙万物对立统一的规律。《系辞》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论述，表明阴阳的相互作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动力。这种思想在《黄帝内经》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应用。《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明确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这表明阴阳不仅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法则。

### 3) 藏象学说的取象思维

“藏象”一词可追溯至古代医学巨著《黄帝内经》，而其理论则深受《周易》中取象思维的启发。取象思维提供“以象测藏”的方法，即《灵枢·外揣》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论及的“司外揣内”“由表及里”“阴阳应象”等方法。藏象学说中有关气血津液功能、脏腑形质与生理功能、经络系统的组成与作用及人体体质特征等的认识和建构，都运用取象思维的方法（王颖晓、李其忠 2006）。

《周易》中的“象”，首要之义是指客观事物所展现于外的形象与现象。这些形象与现象是人们通过感官可以直接感知到的，它们构成了我们周围客观世界的具体表现。除天象、物象之外，《周易》还注重人象，也就是社会现象（杨力 1997：25-31）。换言之，《周易》更注重事物的动态之象，而非其静态之形。它深入探究的是事物的行为模式和功能表现，致力于揭示宇宙变化发展的内在过程。

《黄帝内经》从《周易》的取象思维发展出独特的中医藏象学说。“藏”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中医学通过观察外在的征象辨别、分析脏腑生理、病理规律和相互关系。此外，河图象数对古代文化影响深远，同样也影响了藏象学说的形成。藏象学说依据五行属性，用类比推演的方法，归纳自然和人体联系，分属五大系统，从而研究脏腑之间生克乘侮及亢害承制关系（吴筱枫等 2016）。

#### 1.2.1.2 《道德经》与中医学学术思想

《道德经》是春秋时期老子所著的哲学经典，亦称《道德真经》

《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等，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道德经》之“道”既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本原和变化运行的普遍规律，也是其保持自身天然本性的内在根据；“德”则是“道”在万物中的具体存在与表现，是万物因于“道”而获得的存在原因和发展根据；“道”和“德”的关系是体用合一的关系，即“道”是“德”之本体，“德”乃“道”之应用、显现（赵素锦 2011）。老子的本意，是要教给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治国，都可能失败，就没有能力去“修道”（卫子璇 2017）。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髓所在，提示人类应该效法天地万物，通过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和体悟而发现蕴含于其中的“自然”之道，并将其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则（肖玉峰 2012）。从哲学上看，“道”是天地万物之始之母，阴阳对立与统一是万物的本质体现，物极必反是万物演化的规律。从伦理上看，老子之道主张纯朴、无私、清静、谦让、贵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从政治上看，老子主张对内无为而治，不生事扰民，对外和平共处，反对战争与暴力。这三个层面构成了《道德经》的主题，同时也使得《道德经》一书在结构上经由“物理至哲学至伦理至政治”的逻辑层层递进，由自然之道进入到伦理之德，最终归宿于对理想政治的设想与治理之道（艾君 2018a）。

《道德经》作为道家哲学经典之作，其深邃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哲学体系，更在中医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医学的“天人合一”理念、辩证思维以及“治未病”的医养观等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

#### 1) “天人合一”理念

《道德经》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周易》的阴阳学说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了中医整体观念的核心。道家以“道”为最高法则来实现天道与人道的和谐。《道德经》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遵循“道”的规律，通过与道合一，因性而动，合乎天道，顺应自然，实现天人和谐。道家的和谐思想，在天人关系上可归结为“道法自然”的天人和谐论。从“道法自然”这一最高原理出发，道家强调人性向自然的复归，返璞归真，从宇宙论、本体论的高度探讨天道与人道、自然与社会的统一（邵汉明、漆思2007）。这表明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的變化密切相关。

受道家“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中医学把人看作是天地所滋生孕育的一种生灵，强调天地人三者应当和谐统一，人必须尊重和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生存发展、健康长寿（彭坚2008）。中医学充分吸收了《道德经》所倡导的同源自然、顺应自然、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自然观，形成了以自然之道为源的生命理论及违逆自然之道的疾病理论，并以此自然观为指导创建揆度自然变化之机的诊疗理论与效法自然生生之道的养生理论（朱叶、王小平2019）。比如，《黄帝内经》进一步将“天人合一”思想应用于医学实践，《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这表明人体的生理活动与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密切相关。中医强调“因时制宜”的治疗原则，即在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养生和治疗方法，正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应用。

## 2) 辩证思维

《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对中医的治疗原则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德经》第二章提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此句以矛盾对立项的相互依存关系，揭示了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这种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在中医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中医强调阴阳的平衡与调和，认为疾病源于阴阳失

衡，治疗的关键在于恢复动态平衡。《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进一步指出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的规律，与中医“重阳必阴，重阴必阳”的病理转化理论形成互证。

从疾病认知的层面看，中医理论特别注重人体内阴阳两种力量的平衡与协调，认为阴阳的和谐是维持健康的关键，而一旦阴阳失衡，疾病就会发生。这种对疾病本质的理解，与《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辩证思维一脉相承。在治疗原则上，中医强调“以柔克刚”的核心理念，即在面对疾病时，不主张过度使用猛药或采取激烈的治疗手段，而是注重通过调和、平衡的方式，运用温和的手段来恢复身体的健康。这种理念源自《道德经》中“柔弱胜刚强”的辩证主张。

### 3) “治未病”思想

《黄帝内经》中的“治未病”思想也与《道德经》的辩证思维密切相关。《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言：“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这种防微杜渐的哲学思想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得到了医学转化，“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表明中医不仅注重疾病的治疗，更强调疾病的预防和早期干预理念。比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八正神明论》云：“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治未病”是中医养生和治疗的重要原则，包含提示人们在健康状态下的疾病预防和发病初期的及时干预双重维度，只有践行此道的医者才能被称为“圣人”和“上工”。